

岁月之轴

□ 张玉梅/文 李家赛/图



岁月是一条长长的横轴。现在是原点，是我们生活的今天。往左边无限延伸直到出生的日子，是无法重现也无法忘却的过去，是已逝的昨天。往右边无限延伸到生命的尽头，是未来的一切，是可以憧憬可以展望的明天。

在举国上下共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之际，深深审视“个人”和“祖国”的关系，清晰地意识到，祖国前进的每一步都深深影响着我们生活的变化，而我们生活的每一个变化也都折射出祖国取得的辉煌成就。

顺着岁月之轴，以乡村普通人的房子变迁和平凡生活的变化，来讴歌祖国不平凡的历史进程。

回忆上世纪70年代初那些沧桑岁月，生命中已经远去的茅草房和土坯房，定烙成脑海中永恒的记忆，也是一个小乡村无法抹去的历史烙印。

我的家乡是临沧的一个小乡村，生活在这里一代又一代的乡亲们，见证着乡村太多的变迁在岁月的流逝中，家乡的村庄总是与祖国同在，惊现一幕幕令人心动的变化，而房子的变迁无疑是这些变化的最好佐证。

记忆中茅草房和土坯房挥之不去的印记，是源于家乡那个叫强子的男孩。

那一年，他6岁，我9岁。他还不到上学的年纪，那时没有幼儿园，都是7岁直接上小学一年级，也有家里穷或者要带弟弟妹妹而八九岁才上一年级的，我刚好读小学三年级。

和强子见面最多的是在家乡的晒谷场上。家乡有一个大大的水泥地坪场，供农户晒谷子用，儿时的我们都叫它大场场。

天气好的日子，需要晒谷子的农户，根据自家谷子的多少，早早就去清扫一块场地，然后一挑挑，一袋袋把谷子运到场上，用耙子摊开成长方形在太阳下翻晒。傍晚太阳落山再收到蓝子里或袋子里，如此晒两三天就可以拿去碾成米了。

晒谷子时小孩子的任务就是守在自家晒的谷子旁，不让鸡和狗来乱爬和在上面拉屎。

在众多守谷子的小伙伴中，我唯独记住了强子，一个特别的孩子。说他特别，是因为当时我们村里居住的房子都是大小不一的土坯房，唯独他家的房子是茅草房。

这间用竹子做柱子、红土混合着稻

草合成的泥巴做墙、稻草盖顶的茅草房，在用土基砌墙、青瓦做顶的土坯房也就是瓦房群里，显得刺眼而又突兀。

听母亲说，强子的母亲原本是嫁到外省的，由于那里穷，一年四季都以土豆为主粮，吃饭的日子都很少，吃怕了土豆的强子母亲，带着一家人回娘家居住，不曾想强子的父亲在路上患病去世，只留下强子和母亲相依为命。娘家也穷啊，一下子无法给突然回来的强子母子盖一间土坯房，只能先盖一间茅草房居住。

虽然9岁的我还小，但理解强子母亲娘家人的苦衷，在当时要盖一间土坯房确实不容易，不仅仅是没有钱的问题，还需要很长的时间。要先脱土基，一块块长一尺左右、宽五寸左右、高三寸左右的土基，够盖一间房子要脱好几个月，然后准备好柱子、椽子，才能请人建盖。从脱土基到盖好房至少要一年的时间，强子母子俩是等不起的。

母亲总对我说，晒谷时帮着强子点，他挺可怜的，我们家6个人轮流守谷子，而他家就只有两个人，而且他还小。强子是个要强的孩子，总是力所能及地做着自己该做的事情，很少接受我的帮助，其实我也帮不了他什么。我要帮他翻谷子，他总说我自己来，我说你小不会翻，可他说了一句我今天想来就很经典的话：不会就学吧，那有天生就会的事。

不会就学吧，那有天生就会的事。这句话成了强子的口头禅，我要帮他扫场地，他这样说；我要帮他翻谷子，他这样说；我要帮他收谷子，他也这样说。但我依然会在他忙不过来的时候帮他做这些事，同时我也因了他这句话学会了很多我本来不会做的事。

强子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有一件事，就是他穿的衣物和他的家都很干净。

虽然强子穿着打着补丁的衣服，但干干净净的，看着就很舒服，而且他很爱干净。在晒谷场，我总是很随意地就坐在地上，或者干脆跪在地上和趴在在地上，现在回想起来一点没有女孩该有的爱美模样。可强子总是乖乖地坐在小木凳上，说是衣服弄脏了还要母亲洗，她每天很忙很累，不能让她太辛苦。多么懂事的孩子，我是长大了才懂。

曾带着母亲给我的糖果，到晒谷场送给强子，他倔强地拒绝了，说我家有，我吃过了。这些糖果连我也舍不得吃，是一位亲戚买给我家的。我知道强子

家没有，听说他家连饭都吃不饱，更别别说吃糖果了，但他那份倔强的自尊我是深刻地感觉到了，就像我也像他一样拒绝过那些父母在单位工作的同学带给我的又大又白的馒头，虽然我很想吃。从此我不再给他带吃的东西，也不再在他面前吃过东西。

和强子去过他家玩，他家就在晒谷场旁边，在晒谷场上就可以看见。虽然是村里最简陋的房子，但打扫得非常干净，最显眼的是大门上贴着鲜红的“最卫生”纸牌，每次都是。

这种纸牌是村里每周一次检查卫生时贴的，最卫生是鲜红色，卫生是粉红色，不卫生是白色。要每周都能评到最卫生还真不容易，因为每家都会遇到检查卫生这一天早上来不及打扫的情况，我家就有好几次被评到卫生，只能粘贴粉红色的纸牌。

没事的时候，强子总是指着他家的茅草房对我说，我长大了也要盖一间像别人家一样的大瓦房，目光里满是坚毅和向往。我也坚定地对他说，你一定会盖有大瓦房的。于是我们都开心地笑了，是那种天真无邪的笑。

强子家有大瓦房的愿望，过了6年都没有实现。15岁初中毕业的我，考上供吃住不要钱的师范学校，离开了家乡。

虽然生活条件有了很大的变化，但强子家依然住着当初的茅草房，我家依然住着原先的土坯房。强子的母亲和我们的父亲母亲们，在土地上耕作，在土坯房和茅草房里栖居，和着泥土的芳香，过着平凡的生活。

我始终相信，靠着自己的辛勤劳动，有尊严地活着的人们，一定会得到上天的眷顾，过上好日子的。这份自信来自对自己美好生活的向往，也是对强子一家的美好祝愿。

如今，时间过去40多年，祖国已取得前所未有的辉煌成就，我的家乡也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也早已工作、嫁人、生子，住在自建的钢筋混凝土楼房里，过着安逸的生活。

母亲的家在村头，由于建盖幼儿园，已经搬迁到别处，住上小洋楼，过着平凡但温馨的生活。村里其他人还住在原地，一代又一代的繁衍生息着，见证着时代的

壮丽70年 奋斗新时代

我和我的祖国征文选登

变化、岁月的变迁。

循着儿时纷至沓来的记忆，我特意回到家乡，找寻儿时的影子。

去之前寻问过母亲强子的事，母亲说，强子的家还在原来的地方。他已经有了儿一女两个孩子，夫妻俩和小儿子都在省城的一家园艺公司打工，大女儿已经出嫁，家里只有他母亲一个人。

“长大了我要盖一间像别人家一样的大瓦房”，强子6岁时说过的话一下子浮上我的脑海。

那他家的房子呢，我急切地问母亲。母亲说：他家现在可好过了，盖起了大别墅，日子红火着呢，比村里其他人家都好。

看来，有美好生活的愿望，一直努力的人日子都不会差。

回到家乡，村庄里昔日的土坯房和强子家的茅草房已经不见了，取而代之是一幢比一幢高大亮丽的新民居和小别墅。狭窄泥泞的土路也被宽阔的水泥路所取代，道路上不时有汽车飞驰而过，以前我们可是连自行车都没有。

村里每家每户都安装了太阳能路灯，再黑的夜，村庄里都一片光明，恍如白昼。农家的庭院里不时飘来无名的花香，沁人心脾，令人心旷神怡。

强子的家是一幢四层的小别墅，在路边特别抢眼，放眼望去，在村里高高低低的小洋楼里，确实应该算是最好的。仿佛间，只觉时光轮回，曾经村里最简陋的茅草房，如今变成村里最显眼的小别墅。

这茅草房变迁成小别墅之间，是长长的青春岁月，是努力奋斗的见证。

强子的母亲72岁，开朗健谈。从她的谈话中，我了解到强子的生活轨迹和他未来的人生规划，真是一个非常值得期待和憧憬的规划。

为了改变家里的生活条件，强子15岁初中毕业就出去打工了，他先后做过木匠学徒、建筑工人，后来和在园艺公司打工的女友结婚，就和妻子一起在园艺公司上班。女儿出嫁后，他学习园艺的儿子毕业后也和他们一起在园艺公司工作。现在他们3人每月的工资收入近2万元，一家人的生活过得风生水起。

为什么他们一家人都在园艺公司打工，他们都喜欢这些花草草草？我不解地问强子的母亲。

他们要做大事呢，强子的母亲说。什么事？我来了兴趣。

说是要在山上种植一些花草树木，果园菜园，让外边的人来吃来玩来住，然后赚钱，叫什么旅游业来着。他们已经承包了村里的那座荒山，和村里商量好了，还办了营业执照，再过几个月他们一家3口就回来了。

原来强子一家是要回来搞乡村旅游业。

村里的那座山我知道，儿时和母亲们去种过红薯，后来日子好过了，山远路陡，就没人种了，只有一些低矮的杂木。

现在车路已经修到山脚下，村里正在制定乡村振兴规划，要打造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新农村，正好可以发展乡村旅游林业，我不得不佩服强子一家的眼光和雄心。

走在回家的路上，我边走边想，眼前仿佛看见家乡崛起一座漂亮的园林，林业里人人来住，乡亲们脸上的笑容比满天的彩霞还要灿烂。

我的衣胞之地

□ 陈开心

那是一间耳房，一间诞生过八条生命的伟大耳房。这八条生命中，我就是其中之一。

一个严谨的四合院，有瓦顶的正房、瓦顶的楼子、草顶的左厢房和草顶的右厢房，还有雕刻着龙凤和盘踞着石狮的大门，就连正房与耳房之间的藏头房也都有。

在大城市或者大寨子里，这样的四合院七比皆是，而且都是全瓦顶。可在滇西的大山褶皱深处，这可是曾祖父及祖父们几代人辛勤劳作，勤俭持家的见证。

后来，这个院子成了三姓人居住的小杂院。属于我爷爷和父亲的是那间草顶的右厢房和一格藏头房。

生于1935年的父亲娶了同年生的母亲。父亲和母亲属于同一个阶级，就住在那间草顶的右厢房里。右厢房的楼梯搭建在右边梯，父亲和母亲的新床就摆放在楼梯下面，于是这格又小又黑的房子就成了我们兄妹八个的产房，也就是我的诞生地，我和我在母体里赖以生存的衣胞就落在这间屋子里。

我不知道自己脱离母体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是什么反应。人们都说呱呱坠地，我猜想我连呱都没呱一声，因为村里人知道我说话很迟，人们都叫我哑巴。

妈妈生我，奶奶很忙。奶奶用自己做针线活用的剪刀剪断脐带，将衣胞放进粪箕里，然后将我放入盛有温水的木盆中，简单清洗后用不知是潮还是旧的布包住，放进妈妈的怀里。奶奶将一碗红糖水煮的鸡蛋端给妈妈后，就端起粪箕，拿上锄头将我的衣胞埋到房后的荒地，返回时又用粪箕抬回新土将产房里的血迹覆盖。按当地习俗，孩子不满月不能见天日，我出生后，在那间又黑又小又腥气的房子里足足呆了一个月，才被抱出来。从此，我看见天，看见地，看见人间一切。

在若明若暗的油灯下，我看清了房间里的两张床。两张木质框架的床上，铺垫的是用稻草编织的草帘子和用蒲草编织的席子。这两张床，大哥睡过，8岁不足就夭折了的姐姐睡过，两个弟弟和三个妹妹都睡过。一夜又一夜，一年又一年，直到父亲离世，母亲进城，这两张床才被三弟换成了当下流行的席梦思。

奶奶在世的时候，曾经跟我说，在我出生后的第二年，就在这棵红椿树渐渐长出一棵红椿树，她用锄头给红椿树松了松土，然后用一只破篮子罩了起来。后来这棵红椿树渐渐长大，成为村里的一道风景。从此，我实实在在地记住了我的衣胞就埋在那棵红椿树下。

我曾经站在红椿树下，对四面八方认真审视。

前面是东，太阳从太阳山升起。那是一座蕴藏着巨大铅锌矿的山峦，太阳山下的寨子与我们的

寨子遥遥相对。可对面的寨子闪闪发亮，我们的寨子暗淡无光。后来，太阳山千疮百孔，黄灰四起。再后来，就听不到太阳山传来的炮声，也嗅不到太阳山传来的火药味。从此，对面的太阳山恢复了昔日的平静，一抹抹绿色慢慢地从黄土与废石间蹦出。

后面是西，夕阳就从满是云南松的山岗坠落。我的几代先人包括我父亲都葬在后面的山上。山上的云南松标直的被人砍了做柱做梁做方板，曲里拐弯的就任其生长，直到敌不住大风搞拿之时才会顺势倒下。村里人上山，总能有所收获，松明背回家照亮，松茯苓卖个好价钱，松铝钼泡酒说是专治跌打损伤。

左面是北，一弯江水从西北悠悠而来，又款款向东南而去。这条江叫黑惠江，江岸形成许多带状沙滩，生长着玉米、大豆、红花和高粱。江里鱼类繁多，鲤鱼、带鱼、老面瓜鱼应有尽有。江水就在寨子前哗哗流淌，一年又一年，一代又一代。这条生命之源，养育了无数江岸百姓，也润泽了万重山峦。

右面是南。寨子南面有一个坝口，一棵千年大叶榕将这个坝口堵得严严实实。街上的人都把这棵千年古榕视为天神。我们出去求学，走到这棵树下，都要双手合十，默默祈祷，企图得到天神的庇荫。求学有成的后生，都从这棵树下经过，然后一路向南，安义、鲁史、凤庆、临沧、昆明、北京……

背靠青山，前面临江，左右各有一个岭岗，多么好的一块风水宝地。只是可惜，在这里没有我童年的快乐，只留下备受欺凌的忧伤。感恩这块宝地，感恩那个自己被别人当作另类的时代，感恩那些让我坚强的人们，更要感恩山上的野果、水里的鱼虾以及地里的庄稼，还有教我读书认字的各位先生。

我没有离开，也没有能带走。虽然那棵红椿树已经没了踪影，但我每年都要回家。逢年过节我要回家，兄弟姐妹家家里有事小情我要回家，清明我必须回家。回家看看兄弟姐妹，回家会会儿时伙伴，回家扫扫祖坟墓莹。虽然山还是那座山，江还是那条江，但心情绝对不再是那份心情。过去的许多事情已经淡了，就像过去的许多人已经没了一样。大山有时一片枯黄，有时一片葱绿，有时一片花海，有时一片果实。

小江有时清澈悠悠，有时浑浊滔滔，有时江雾笼罩，有时彩霞兴蔚。山水随着季节变换而变化，情绪随着年龄增长而平和。

420万千瓦的大电站在黑惠江与澜沧江的汇合之处矗立起来。大坝气势恢弘，黑惠江峡谷变成了千里长湖。荡舟湖面，欣赏两岸美景。在同舟人心旷神怡，高唱“小小竹筏江中游，巍巍青山两岸走”的时候，我却怎么也兴奋不起来，因为我看到，我的衣胞之地已成水泽下国。

小寨的颜色

□ 李有旺

服装、脚上的鞋子、肩背的背包。俐侎妇女穿着自己手工制作的服饰，惊艳地成为行走在大地上的黑色灵魂。黑色的布匹在微风中飘舞，无言的染缸盛放着心事，啾啾的织布机在倾诉久远的传说。专心致志的俐侎妇女让也被染黑了的双手发挥着传统的技艺，成为农闲时节俐侎农家独特而靓丽的风景。像爱护眼睛一样爱护家庭的俐侎妇女，精心制作的衣裳尽管也兼顾到家中的每个男人，但心中不忘本色的俐侎男人已经“崇媚”外面世界的精彩，所穿的衣裳已经随大流了，黑色的情感成了橱柜里的永久珍藏。

泡核桃和茶叶曾经一度是小寨的经济支柱，如今依然是小寨的主导产业。在价格水涨船高的年代，泡核桃和茶叶是小寨人的自豪和骄傲。也就是在那些市场前景被看好的年代，小寨人响应号召，让老核桃树和古茶树下，一夜之间产生了无数后代。市场热潮褪去之后，泡核桃和茶叶的价格让小寨人觉得日益尴尬。泡核桃和茶叶逐年疯长的势头紧锁着小寨人的眉头，砍了心疼不砍心烦，小寨人的心病。但小寨因为泡核桃和茶叶在山地里成林成片，在房前屋后和村庄道路上随处可见，森林覆盖率自然也就很高。茶叶一年四季绿，泡核

桃阳春三月绽出新叶，直到金秋十月才果熟叶枯。入冬后小寨的绿意少些，但也点染成画。而立春之后直到仲秋时节，绿色就成了小寨的主色调。一树树、一片片、一团团的绿，像绿色海洋的浪波，拥抱着村庄、亲吻着房屋。最美小寨四月天，人在绿中住，在绿中行，从天而降的雨水滴落到地上，似乎也带着丝丝绿意。

小寨人爱美，家家户户种有花草，各种花草应节而开。蜀葵、玫瑰红得让人怦然心动，枝枝蜀葵朵朵相挨，从下往上，依次开放，在干净整洁的农家小院一角像火焰静静燃烧，玫瑰，含苞欲放的一簇粉嫩红心向天地致敬，已经绽放的花朵则向人们渲染着粉红色的记忆。阳春三月，墙边的桃树早已耐不住寂寞，在枝上抛出串串红色的诱惑，引得蜜蜂争先恐后地前来谈情说爱。被作为藩篱存在的酸木瓜的花朵也紧拽着春天的步伐，向春光敞开心扉。最是那惹人怜爱的映山红，在孟、仲春里开得山红林也红。

忽如一夜春风来，梨李花果树白白。作为传统果树，李和梨在春天不负主人的期盼，用树树雪白证明旺盛的生命。季春时节，小寨后山里的杜鹃尽情

傣乡的桥



杨茂芳 摄